



浙江文献集成

黄震全集

〔宋〕黄震 著



第五册



浙江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

浙江文獻集成

黃震全集

第五冊

〔宋〕

黃震 著
張偉 何忠禮 主編



浙江大學出版社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黃氏日抄卷三十九

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七

南軒先生文集

詞賦詩

《風雩亭詞》末章云：「希蹤兮奈何？盍務勉乎敬恭！」其布置歸宿，大率與晦庵《白鹿洞賦》相表裏，而可以救近世揣摩氣象、流入空虛者之弊。

《唐帝廟詞》亦類晦翁《舜帝廟詞》。

『竹林迎神』章，惟感慨而不及寇公身事，最得體。

《遂初賦》爲發明復之意，方以義文之復明收，而末句僅以一語及孫興公。此理之所在，亦文法也。

《續杞菊賦》云：「天壤之間，孰爲正味？厚或腊毒，淡乃其至。」

《送鮮于大任入幕詩》：「莫邪雖云利，寧作囊錐露。」又《安國晚酌分韻》：「驅車萬里道，中塗可停輔。」其屬志如此。《道旁見穫者詩》：「姑寬目前飢，詎有卒歲樂。」其憂民如此，蓋同一所見之遠也。南軒詩大率主義理而語自工。

律詩

「人立千峯秋色裏，月生滄海暮雲邊。」又：「萬里煙雲歸老眼，千年形勢接中州。」皆先生胸次所寄也。其《壽定叟絕句》云：「駟馬安車遵大路，正須緩轡不須忙。」正大之情如此，有用之則行氣象。

表

嚴州、江陵到任等表，皆平叙民情國事，文從字順，德人之言也。

經筵講義

講《葛覃》一詩，大略謂人心易動，貴驕易溺。使爲國者每念乎稼穡之勞，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紉之事，則心不存焉者寡矣！口奏又謂：「或云要得立事，擾人不奈何？臣以爲此等議論，乃壞國家元氣毒藥。」又進曰：「家法之美，無如我宋。光獻曹太后，方英宗之初，有功社稷。宣仁高太后，致元祐之治，號爲女中堯舜。欽聖向太后，建中靖國之初，有功社稷。欽慈孟太后，靖康、建炎間，社稷之功，又冠前古，實子孫萬世無窮之法。」愚按：此晦翁取而附此，以爲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，所宜三復而深思。

答周漕啟

「雖故歲之幸稔，尚前歉之未償」，仁哉言乎！富人之窘宿逋，貪官之督零稅者，豈復念及此乎！世有歲幸一稔，小民反以爲苦者多矣。

記

《學記》九篇皆言人倫孝弟，惟《雷州記》明善與利，云：「自學校之教不明，爲士者亦習於利而已。」靜江、郴、雷三學，皆撤廢寺爲之。

《嶽麓書院記》開寶中，郡守朱洞創始。李允則言於朝，乞書。時山長周式以行義召拜國子主簿，使歸教授，詔以嶽麓書院名，增賜中秘書，時祥符八年也。紹興辛亥，兵火。乾道改元，劉侯復其舊。

《堯山灘江二壇記》山川之所以爲神靈者，以其氣之所蒸，能出雲潤澤羣物。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，而人其形，宇其地，則其失也久矣。

《楚望記》江陵山雖去郡遠，然聯絡以屬於當陽、巫峽之間。其浸則如蜀江，瀾亘千里。爰築二壇，扁曰楚望。

道、永、韶、南康軍濂溪四祠堂記，發明道學之原最詳。

《石鼓山諸葛武侯祠》昭烈牧荊州時，侯以軍師中郎將駐臨蒸。臨蒸，今衡陽縣也。有天地，則有三綱。若汨於利害之中，而忘夫天理之正，則雖有天下，不能一朝居。此侯所以討賊，至死不悔。

《瀏陽楊龜山畫像記》靖康爲諫議，追奪王金陵王爵，罷去配饗。

《昭州鄒侍郎祠堂記》元符中爲右正言，直諫，貶新州。建中初，人從。崇甯二年，又貶昭州。四

年，歸，沒於常州。人臣不以犯顏敢諫爲難，而忠誠篤志之爲貴；士君子不以一時名節爲至，而以進德終身之可慕。公再位於朝，憂國彌切，重斥炎荒，凜不少沮。

《建寧游胡祠記》游公，二程高弟。元符三年冬，爲監察御史，有《中庸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說垂於世。胡公與游、謝、楊游，而講程說，所自得在《春秋》。執經人待。

《靜江題名記》靜江經略領郡二十五，其外則羈縻之州七十二，又其外則諸小蕃羅殿、白杞、特磨、白衣之屬環之，又其外則交趾、大理等國屬焉。

《敬齋記》二篇爲崔子霖作者，尤起發人意。

《拙齋記》前論士病於不拙人所易到，後論病學者之不拙，此意極有益於人。

《仰止堂記》云：人生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同體，出乎萬世之下而與聖人同心，其惟仁乎！古之人起居寢食之間，精察主一，不知有外物之可慕，他事之可爲；不知有富貴之可喜，憂患之可戚。蓋其中心，汲汲於求仁而已。

《一樂堂記》上饒徐衡仲，名安國，爲龔氏後。既第，感正本明宗之義，言於朝，歸徐姓。父母俱存，合百五十有六歲；伯、仲、季氏，亦皆無故。以「一樂」名其堂。《記》略云：民生莫不有父母之親，兄弟之愛，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爲也。苟惟強離其所繫，而合於其所不可合，是豈性也哉！是故神不歆非祀，民不祀非族。聖人書「莒人滅鄆」，豈不深切著明哉！

《潔白堂記》天地其父母乎？父母其天地乎？不以事天之道事親者，不得爲孝子；不以事親之道事天，不得爲仁人。

《名軒室記》軒名「時習」，室名「不貳」。

《游東山記》先生游永之山東，置酒僧寺之西軒。零陵張紆公飾預焉，嘆曰：「此范忠宣公故居

也。」公居此時，某始年十三四。先人辱爲公客，故某亦得侍公。公目疾，手執寸許玉摩按。某視之，旁有兒曰：「此石也。」公愕然曰：「非也，此之謂玉。」公存誠，至於不欺孺子。又諸孫與僧戲，僧至詬罵，語微及公，公漠然，若不聞。永之士有問范某於丞相爲何親，蓋斥文正公之名。公蹙頰久而曰：「先公也。」又一日，問：「郡士登科者某人獨未歸耶？」或曰：「試學官也。」公愀然曰：「吏事近民，精心於此，學之要也。始登科，顧徒求便安耶！」

序

《南嶽唱酬序》乾道丁亥十一月，先生與晦翁游衡嶽，三山林擇之與焉。甲戌，宿草衣巖，山林川壑之觀已覺勝絕。乙亥，抵嶽。丁丑，渡興樂江，宿霧盡捲，諸峯玉立。由馬跡橋登山，暮抵方廣，氣象深窈，八峯環立，所謂蓮花峯也。戊寅，穿小徑入高臺寺，門外萬竹森然，雪厚幾數尺，望石廩如素錦屏。出西嶺，過天柱下福巖，歷馬祖庵，過大明寺，猶縈迂數里乃至。上封山高，草木堅瘦，雲氣噓吸其間。望祝融絕頂，褰裳徑往。羣峯錯立，遠近異態，其外四望，渺然不知所極，如大瀛環海中，真奇觀也。湘水環帶山下，五折乃北去，蒼莽中，洞庭在焉。己卯，同游僊人橋，再上絕頂，過南嶺。庚辰，游前嶺以下。凡七日，經行數百里，景物之美，不可殫叙，更迭唱和，倒囊得百四十九篇。方己卯之夕，中夜凜然。念吾三人，數日間，亦荒於詩矣，始定約束，翌日當止。是後，雖有可歌者，亦不復見於詩矣。

《送張荊州安國》告之以講學。

《送曾裘父序》云：「天資秀美之士，往往爲他歧所陷溺。」

《送方耕道序》云：「當觀氣質變化之淺深，而知學力之進否。」

《送鍾尉》云：「氣質雖美而有限，天理至微而難明。」

靜江諭俗文

一，歸罪墳墓不吉，掘棺寄寺，名出祖。一，齋筵侈靡，不能辦者停喪。一，婚姻幃帳華靡，以至男女失時。一，生子多不舉。一，病不服藥，妄聽淫祀。一，誘他人妻販賣，謂之捲伴。亦緣細民興販不返，妻室無依。

史論

《漢楚爭戰》聽三老董公之說，三軍縞素，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從。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，率諸侯兵窮羽^三所至而誅之，天下即定。

《蕭、曹》○蕭何守關中，薦韓信。曹參雖不逮，然以摧鋒陷陣之氣，施之治民，能盡斂芒角，亦寬裕有識矣。至不知呂氏之禍已著，當逆爲之處；惠帝憂不知所出，但爲淫樂，而不能引義以強其君心，爲可罪也。

張子房有儒者氣象，五世相韓，篤《春秋》復讎之義，始終以之。愚謂復讎固其義也，以其人，則智謀之士也，儒者氣象恐又別。先生之言，蓋自有爲而發。

《王陵、陳平、周勃處呂后事何如》○人臣之義，當以王陵爲正。二子者，乃唯然從之。呂氏欲篡漢，二子實助之也。二子方對呂氏時，特畏死耳，未有安漢之謀也。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疏矣。使酈寄不可劫，北軍不可入，呂嬃之謀行，則亦殆矣。忠於人國者，顧如是哉！

《文帝》○人踐大統，知爲漢社稷，非爲己。請建太子，則先示博求賢聖；請王諸子，則先推諸兄

無後者。施惠於民，皆有誠意。其待夷狄，一以實情。惜大臣不過絳、灌、申屠嘉之徒，獨賈誼爲英俊而又多所可恨，卒亦不見用。故以帝之賢，僅爲小康。如淮南薄昭之事，未免陷於刑名，至於怠肆而新垣平邪說入之。然終以天資高，旋即悟。其終，詔有曰：「惟年之久長，懼于不終。」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。

《賈、董》○賈生英俊之才，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。天人之對，雖若緩而不切，然反覆誦味，淵源純粹。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，使聽仲舒，則天下蒙福矣。

《武帝》○奢侈窮黷，然不至亂亡者，有四事：高帝、文、景流澤滲漉，一也；表章《六經》，聘召儒生，二也；輪臺之詔，三也；審所付託，四也。

《雜霸》○王道如精金美玉，豈容雜？雜之則是亦霸而已。自高帝取天下，固以天下爲己利。文帝亦雜黃老刑名，設施動皆有術。至宣帝，則威、文之罪人也。西京之亡，自宣帝始。

《丙、魏》○魏相假許史爲重，進不以正。爲相奏異聞，諫伐匈奴，書有可取者。丙吉德厚可稱，至韓延壽、楊惲之死莫能救，才識不逮相遠矣。

《蕭望之、劉向》○元帝初，外有史高摠朝廷之事，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。二子處其間，可謂危矣。而二子用人，惟其附己。以鄭朋之傾邪，使之待詔，至華龍之污穢，亦欲入其黨。不嚴如是，欲不敗，其可得乎？史稱袁安、任隗素行高，梁冀未有以害之，斯言誠有味也。

《漢儒》○名節之稱，起於衰世，衰世實亦有賴乎此。漢自叔孫通固以利祿爲事，至公孫弘取相印，學士皆歆慕之，其流至夏侯勝之剛果，猶有「明經取青紫」之語，宜乎王莽篡竊！貢符獻瑞，一朝成羣，能自潔者班班僅見也。光武力矯斯弊，桓、靈之後，亦君子維持之力。然則名節之稱，在君子則爲未盡，而於國家何負哉！

《元、成以後大臣》○漢末大臣有正論者，王嘉、何武、師丹耳。然若不循其本，而姑因一人一事而指陳，無益也。故哀帝之末，董賢雖去，王氏即起，遂亡漢矣。

《漢自高帝外諸將》○漢將以趙充國爲最。凡將之病，患於勇而不詳謹。充國馳至金城而西戎坐消，此不特爲賢將，殆可相也。

《光武比高祖》○高祖洪謨大略，非光武所及。光武之善守，復非高祖所及。

《光武不任功臣》○寇、鄧、賈復識明而行修，量洪而器遠，以光武所用大臣論之，三子過之遠甚。顧乃執一槩之嫌，廢大公之義，是反爲私意而已。抑光武所責於大臣，特爲吏事，故不知用大臣之道。

《李固、杜喬》○李固方舉於朝，即就梁商之辟，此其失之於前；方質帝之弑也，固爲首相，固獨推究侍醫等，此其失之於後。杜喬在九卿，若懷是見，必贊固爲之矣。及繼固爲相，已制命於冀，相與就死。李、杜二公，精忠勁節，但恨節目間處之未盡耳。

《東京黨錮》○時不我用，既昧處困之道；進而居位，又失亨屯之法。使在聖門，當入仲由之科。陳太丘送宦者之葬，以此免禍，君子亦不貴也。郭有道足爲當世人物之領袖，然收斂之功，猶未之盡。黃叔度氣象溫厚，圭角渾然，使在聖門作成之，當居顏子之科矣！

《竇武、陳蕃》○宦者盤據，其勢已成，而武等但欲速決，舉動草草，使之人人自疑。觀朱瑀所謂中宮放縱者自可誅，我曹何罪！使蕃、武施之有道，則此曹亦心服矣！況武於靈帝踐阼之初，一門三侯，妄自封殖，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。蕃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，是亦潔身之爲耳。任天下之重，顧止如此哉！

《兩漢選舉》○左雄之奏，尤爲責實。當時雖以限年爲嗤，然是舉所得，乃陳蕃、李膺、陳球輩爲一代名臣。

《晉元帝》○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，懷帝卒以蒙塵，迄不聞勤王之舉。愍帝再蒙塵，懼天下之議已，則陽爲出師之勢，終歸罪於運餉稽緩，斬一無辜令史。赤胄之異，亦深切矣。夫受君父之委而覬幸以自利，三綱淪矣！

《謝安淝水之功》○玄有謀慮，善使人，而牢之勇銳出衆。使玄將重兵於後，使牢之將精兵迎敵於前，秦兵既近洛澗，牢之直搏而勝之，奪其心矣。淝水之戰，其勝算已在目中，故安靜而不撓，其矯情鎮物，豈固爲是哉！至於却上流之兵，又其一奇也。得之不足以助益，而適足以銷薄聲勢，動搖人心，桓沖是舉亦無謀矣。若安者，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！

《溫嶠》○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，一旦奉劉琨之檄，將命江左，母崔固止之，不可，至於絕裾而就行。使太真能佐晉室剋復神州，勳烈如浮雲之過太虛耳，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？

仁說

人之性，仁、義、禮、智四德具焉。其愛之體，則仁也。是乃天地生物之心，而人所由生者也，故仁爲四德之長也。人惟己私蔽之，以失其性之理，是以爲仁莫要乎克己。己私既克，愛之理無所蔽，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，而其用亦無不周。

記甘露李文饒事

曾旼所總《丹陽類集》載：熙甯中，僧應夫治故殿基，得李文饒《手記》，云寶曆間創甘露剎以資穆皇之冥福，文饒有《祭言禪師文》云「因甘露之降瑞，立仁祠於高標」，與此記合，則文饒豈真知惡異教者哉？愚按：李文饒平生毀僧寺，而獨創一甘露寺，恐無此理。或僧徒故爲此事以汙之，如僞撰韓

文公作《大顛書》之類耳。

黃鶴樓記

武昌黃鶴樓以山得名，而唐《圖經》爲怪說，謂費文禕僊去，駕鶴憩此。閻伯臺^四記中乃實其事。或者又引梁任昉所記，謂駕鶴之賓，乃荀叔偉，非文禕也，此皆因黃鶴之名而妄爲之說。樓旁有石照亭，不知何妄男子題詩窗間，遽相傳曰此呂洞賓所書，而蘇子瞻亦載馮當世之說，有「羽衣着屐」之詩。嗚呼！寧有是理哉！

書

《與劉共父》○近世再臨舊鎮者，聲望率減於前，或曰上下玩習之故。某以爲不然，殆由在我者有忽之之心耳。○某效職於此，佩「心誠求之」之訓，味「哀矜勿喜」之言，怵惕黽勉。諸蠻^五一以信義待之，如買馬一事，舊弊革去凡數十事。最苦是鹽銀，輒虧其輕重。帥司先利出剩銀之得，其下官吏率從而減剋乾沒。今先去出剩銀，招馬官先以此意出塞喻蠻落。舊來馬至二月末方有來者，而羅殿又四年不來。今方中冬，邕州已申羅殿將馬千七百疋近塞矣。益知忠信之可行，而在我者，誠當自檢也。

《與湖守薛士龍》○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，此固善。但^六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，則義未正。今日一種士子，將先覺言語耳剽口誦，用爲進取之資，轉趨於薄，此極害事。

《與吳晦叔》○「仁右道左」之說，右爲陽而用之所行，左爲陰而體之所存也。○黃、老翕張取與之意，竊弄造化之機，故其流爲刑名。

《與朱元晦》○七十三篇。蓋南軒生平所資而期於明道救世者，晦翁一人而已。其規切晦翁之語，如曰：「聞兄在鄉里，因歲歉請於官，得米儲之，春散^{〔三〕}秋償，所取之息，不過備耗。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，兄聞之，作而言曰：「介甫獨有散青苗一事是耳！」奮然欲作《社會記》以述此意，某以爲此則過矣！是乃意之所加，不自知其偏者也。又來者多云會聚之間，酒酣氣散，悲歌慷慨。如此等類，恐皆平時血氣之習未能消磨，不可作小病看。又慮元晦學行爲人所尊敬，眼前多出己下，平時只是箴規他人，見他人不是，覺已是處多；他人亦憚元晦辨論之勁，排闥之嚴，縱有所疑，不敢以請。深恐諛言多而拂論少，異日流弊不可免。念世間相知，孰踰於元晦？切磋之義，其敢後於他人！」其論晦翁著述云：「《論語章句》精確簡嚴，足詔後學；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章句，極涵蓄有味；《太極圖解》析理精詳。《西銘》之論甚精；《克齋銘》、《敬齋箴》皆當書之座右也。」其自以所著述資晦翁者，云：「《語說》、《淳荷^{〔四〕}指論，極爲開警。奉教以禮書中不當去冠禮事，甚當其言。」所與同時諸儒云：「伯恭近來儘好說話，於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。」又云：「伯恭愛弊精神於閒文字中，徒自損，何益！如編《文海》，何補於治道？何補於後學？徒使精力困於翻閱，亦可憐耳。承當編比文字，非亦所以承君德。」又云：「陸子壽兄弟如何？肯相聽否？澧州教授傅夢泉乃是陸子靜上足^{〔五〕}，其人亦剛介有立，但所談學多類揚眉瞬目之機，子靜此病曾磨切之否？」^{〔六〕}其于胡氏之學，則曰：「《知言疑義》開發甚多，不是指摘前輩也。」又云：「胡氏《春秋傳》多有合商量處。」又云：「《讀史管見》病敗不可言，看來多是爲檜設，言天下之理而特爲譏刺一夫，不亦隘且陋乎？」因晦庵論武后事，既立長子難誅其母，則云：「中宗雖是武后所廢，然嘗欲傳位與后父，是得罪宗廟，不可負荷五王。若能正大義，于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，告於宗廟，誅此老嫗，則義正理順，唐有泰山之安矣。」其論當世人物則云：「劉共父，今日達官似皆不能過之。」又云：「今日所謂正人端士固有之，惟是不知學，不可望以向上事業耳。」其自

言廣右之政，謂「自靜江之外諸郡匱缺，願與憲漕通融均濟之。偶兩臺闕官，時暫兼攝，遂乞增撥諸州一分鹽息錢及增邊州米錢，又請以見在二十萬緡專充漕司買幹鹽本，二十萬緡專備借諸州搬鹽本，此乃一路性命所繫，幾爲小人盡刮以獻」。又云「本路鹽法，正緣諸州荒寒，全仰漕司撥鹽息。往年行客鈔，賣數極不多，却有折米錢甚重，民深病之，改爲官般而罷折米。廣東不便而爭之，再行客鈔。然所賣數多鈔，大積壓，於是復行官般。但漕司撥得息少，則抑賣增價之事生，故論奏增給。大抵此路窮薄，祖宗時全仰外路應副，今每歲反應副外路鄂渚大軍錢、靖州歲計錢及買馬錢合二十一萬緡。此路盜賊之多，緣配隸之人萃焉。比嚴首捕之科，收其強壯爲效用，故少戢」。其自言江陵之政，謂「今軍事在都統司，財賦屬總司，帥司所當以固結民心爲本。帥司兵但有神勁馬步合千人，荆鄂大軍屯營在此者亦萬五千餘人，務以信義待之，號令則不可少犯。此間乃吳蜀腰領，自襄陽至此僅六百里，要當以死守之。往年劉信叔號名將，張安國素豪俊，然爲帥時，聞少警便要爲移治江北之計，此乃大繆」。又云：「義勇民兵是爲荆渚之衛，近來振激之，使受縣宰節度。共父與免役，極害事，今亦修正之。辰、沅等五郡刀弩手，比列上爲久遠計。堤岸繫一方之命，近城十數里最所恃者，今爲久遠之計，不敢草也。」其泛及民事云：「見李壽翁侍郎申明乞依舊法，義米各積穀在逐鄉都分中，戶部固已沮之矣，望兄試爲畫項見教。」

《與呂伯恭》○衣冠不正，舉止或草草^二，此恐不可作小病看。外之不肅，而謂能於內^三，可乎？以不當憂責爲幸，此意殊不厚。存心既爾，若一旦臨事，豈復更自力乎！大抵老兄平日似於果斷未足，雖是過於厚，傷於慈，爲君子之過，然在他人觀我，則觀過可以知仁，在我自檢點，則終是偏處。仁義之道常相須，若於義不足，則所謂仁者，亦失其正矣。去年聞從學者甚衆，某殊謂未然。若是爲舉業而來，先懷利心，豈有就利上誘得就義之理。今已謝遣，甚幸！

《答胡季隨》○元晦所編《遺書》皆存元本，其間真偽，在我玩味之，久自識別之。

《答陳擇之》○異端自謂直指人心，而初未嘗識心也。使果識心，則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是乃人道之經而本心之所存也，其忍斷棄之乎？

《答陳平甫》○言自己工夫。

《答沙市孫監領》○楚乃伍員之宗國，豈有假手於讎，覆其宗國，快心於其君耶！狄梁公乃與大禹、太伯一例存之，前輩嘗謂梁公偶未之思耳。今勅額在吳，以慰吳人之思可也；在楚，則不可以施樂。祀典，有功德於民則祀。員於此地，何止無功德而已哉！

《答陸子壽》○講學不可以不精也。元晦卓然特立，真金石之友也。

《答李賢良》○盛名之下難居，而問學之方無窮。責人者易爲言，而克己者難爲功。

《答胡直夫》○世固有不取異端之說者，然不知其說乃自陷於異端而不知。又云：君子亦豈無欲乎？而莫非天命之流行，不可以人欲言；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？然其所謂善者，未必非人欲也。愚謂二者皆本原上精明之語。

《答俞秀才》○論飢食渴飲，晝作夜息是義，云：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，最的當；釋氏只認運水搬柴爲妙義，而不分天理人欲。此不可不知。

《答喬德贍》○惟二程說話完全精粹，其次則尹，又其次則楊，方到謝上蔡。

《與曾節夫》○舊祈禱無義理盡除之，只到社壇風雷雨師壇，及於湘南樓望拜堯山、瀕江，遣官奉祝版瘞山，投江而雨大集，庶使邦人益信土偶之非所當事，而山川爲神靈也。○又云：舜廟堂廡有庀之神在焉，武后亦剿入廡下，又僧伽一部亦在焉。即日投畀江中，庶幾一廟之內四門穆穆耳。○又云：保伍法先行于靜江，非惟弭盜，亦且息訟，因漸教以相親睦扶持之意。諸邊蠻獠，一以爲赤子，一

以爲龍蛇，豈容少忽？○察偏矯習，當有新功。《中庸》『謹獨』，《大學》『誠意』，乃下工夫要切處。

○長物之說，正所欲聞。近來只是買得一石屏及一觥，其他皆向來几案間日用者也。○權攝事，如廣中用八路法，但可差在本路得替寄居待闕官。○潭城諸倉已有米近八萬斛，勸陳帥借此濟民，却一面奏聞待罪，至獲罪，數十萬生齒已活矣，況不必獲罪耶！

答 問

答吳叔晦以《孟子》『乃若其情』之『若』訓『順』字，恐合考。

胡伯達問：『明道以天命之性屬人，伊川通人物，而言不同，如何？』答云：『明道之說，蓋明性之存乎人；伊川說性之通體，無乎不在。』

答朱元晦說『執其兩端』，如始終、本末、大小、存薄之類，識其全體，執其兩端，然後可量度取中。答云：『此說雖巧，恐非本指。如當剛而剛，則剛爲中；當柔而柔，則柔爲中。』愚恐南軒之說，又似執其一端耳。經文自明白，無他求可也。○又『夫婦之愚』一章云：『若專指夫婦間人所不睹不聞者，却似未穩。』愚意南軒之說是矣。經旨『夫婦之愚』對聖人而言，特指匹夫匹婦之愚者耳。

答胡廣仲主謝上蔡『心有所覺爲仁』之說，云：『知覺是知覺此，又豈可遂以知覺爲此哉！』

答陳平甫主『晝作夜息爲天理』，云：『異教中亦拈此。孟子只拈出愛親敬長之端，最爲親切。』○答其欲經紀明道、橫渠之後，云：『此有位者之責，不當竊取而任之。若與之相識，則或周之助之可也。』

答宋伯潛問舜『明於庶物』之『物』，云：『道外無物。』愚恐太寬。

答周允升問『王通謂夫子與太極合德』，云：『天可言配，指形體也；太極不可言合，太極性也。』

答呂子約問「敬鬼神而遠之」，云：「《遺書》中亦未說到深遠處，且大綱說敬。」愚謂鬼神事，夫子此一語盡之矣。又本旨在務民之義，若說到深遠處，恐便與夫子不同。

《答俞秀才》云：「周公欲代武王死，是渾全誠意。其謂《金縢》策祝之詞，不無妄傳，則似不必疑也。」

跋

《跋孫子》《西漢·藝文志》載武所著《兵法》八十二篇，圖九卷。杜牧謂武書數十萬言，曹操削之爲十三篇。

《跋王介甫帖》例多匆匆草草，丞相平生何有許忙迫時耶！

墓誌

《少傅劉公墓誌》公初侍^{〔五〕}其父忠顯公幹守越，守真定。及京城不守，忠顯死之，公義不與共戴天，佐張忠獻誅范瓊。陝西之失，用吳玠守大散關。公知興元，遷守三泉，爲壁潭毒山上，卒全蜀。張公罷，公貶白州。起知泉州，又坐張公貶漳州。起知鎮江，秦檜罷之，歸。子珙克世其家。初，朱松以家事托，公教其子熹與^{〔六〕}己子均，是爲晦翁。

《吏侍李公浩》○建昌人，不見年魁秦燬。其後論者爭言檜時事，公言蚩尤五兵、李斯篆隸，苟便於世，不以人廢。知台州，破豪民鄭憲之家。爲其訟冤，賴劉珙免。知靜江，浚靈渠，爭買馬、市象事。

《工書廖公剛》○順昌人，居鄉喻盜，使反業。堂名世綵。章惇之追貶，封還章傑、章僅補外之詔。在臺多所論列。自公之去，言事者多承望，而縉紳竄逐相繼矣。